高考，我永远的遗憾

□ 姜宝凤

又是一年高考季，我想对于每位曾经有过高考的人来说，高考都是一次特殊的经历，是一份难忘的青春记忆。于我而言，我没有参加过高考，却总有一种莫然的“遗憾”。

有人说，人生中最值得回忆的，往往是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最痛苦、最难熬的时光。我在家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母亲在家务农，所以那个时候，父母抚养我们成长、上学读书，真是含辛茹苦，生活过得十分困难。我上初一那年，大哥因高考失利不得不重新复读，上初二时大哥又一次高考落榜，记得那晚父亲坐在炕沿上抽了一宿的烟后，毅然决定让大哥再次复读。所以我升入初三的那一年，我二次复读的大哥和正念高三的二哥两人要同时参加高考。面对日渐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家庭压力，短短这几年，父亲和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有一天，在离我中考还有四五个月的晚上，父亲和母亲像两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征求我是想考高中还是上中专。从父亲和母亲拘谨木讷的言语中，我已经猜出他们的想法，说句心里话，我虽然很体谅父母供应我们三人读书的不容易，但仍然赌气地说，大哥和二哥能上高中考大学，我也要上高中！最后，我甚至失去了理智，声嘶力竭地听不进父母的半点劝慰，在他们的一片叹息声中，我甩门而去。

我在外面游荡了两天后决定，既然父母不让考高中，就此终止学业外出打工算了。于是，我偷偷跑到县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三月的火车上寒气袭人，由于我的座位被人占坐着，我只好蜷缩在一个倒开水的水炉旁。望着窗外疾驰而过的麦田和树影，回想着在家里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无忧生活，我突然对自己这次草率的离家决定感到后悔莫及，可开弓没有回头的箭。我昏昏欲睡，约莫过了五六个小时，感觉肚子有点饿，可兜里仅有的钱已用来买了火车票，于是余下的二十多个小时，我几乎滴水未沾、粒米未进，两腿僵硬得失去了知觉。

火车到达广州车站时，我连下火车的力气都没有了，脚底像穿着双铅鞋，满耳朵里一直是咔嚓咔嚓的耳鸣。我站在举目无亲的站前广场上，感到从未有过的迷茫与恐惧。没找到工作的那些天里，我都在午夜偷偷爬进待拆的民房和厂库里过夜，第二天天不亮就又得做贼般悄悄出来。几天下来，蓬头垢面的模样一点不亚于前些年网上热传的“犀利哥”。想起在公交车上被人掩鼻躲避的尴尬；想起在中介被人揶揄的嘲讽；想起在小吃店门口被人鄙视的难堪，我才深知闯荡社会的艰辛和苦痛。

终于，我被一个一脸横肉的矮胖子领进了一家鞋厂。起初我还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而感到暗自庆幸和自豪，然而每天12个小时的连轴工作，让我切身领教了以前只有在课本上读到的资本家如何榨干劳苦大众的血汗钱的贪婪。这样累死累活地半个月后，我因实在坚持不下就跟老板提出了结算辞职，没想到他以没签合同为由，只给了打发“叫花子”般的一点钱，就把我哄出了工厂大门。

再后来，我到建筑工地当过“小工”，到硫酸厂推过小车，到煤球厂干过送煤工，由于没有知识和学历，我只能依靠力气在这座高楼林立的都市里谋求一席栖身之地，每天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随后的日子，在饱尝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后，我彻底明白，远离家乡的打工仔、打工妹们是怎样用那颗布满创伤的心苦涩描绘着外面世界的精彩。最后，我思虑再三决定返回家乡，就算上中专也能学到一门专业，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落魄吧。

回到学校后，虽然落下了几个月的课程，但我像拧紧了发条的时钟一般埋头苦学，令人欣喜地是我顺利考上了一所省重点中专学校，而我的大哥和二哥也一同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后来，我又相继自学了大专和本科文凭，并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而今，我虽然仍有一丝丝对未能参加高考的“遗憾”，但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在人生的路上有很多个高考，同样都需要我们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因为通向成功的道路绝不只一座窄窄的独木桥。

最难忘

改 造

□ 轮 子

山和河
跨世纪纠缠
是山决定了河的走向和速度
还是河冲出了山的沟壑和缺口
是
也不是

山和河
跨世纪博弈
是山礼让了河
还是河迁就了山
是
也不是

河
无论山怎么呵阻
它总坚持自己的走向
山
无论河怎么劝说
它总不变自己的坚守
越阻越别
越劝越拗

河
流淌在山的怀抱里
山
沉醉在河的滋润中
无法理解
甜蜜
是源自解不开的纠缠和博弈

纠缠
才有了互依
博弈
才有了活力
山和河
演绎的
是一对夫妻的关系

扶贫路上

□ 杜 煜

时光匆匆白驹隙，
回望帮扶情难忘。
肩负重托扶贫去，
逐梦路上斗志强。

走街串巷察民情，
助弱扶困不走样。
精准发力上项目，
政策兜底暖心房。

扶志扶智双下劲，
血性男儿当自强。
真情赢得众心归，
齐心协力奔小康。

产业落地结硕果，
扶贫花开分外香。
村容整洁满眼绿，
文化大院书声琅。

支部堡垒磐石坚，
党员引领士气壮；
誓言在耳响云霄，
“双百”路上芳华扬。

长河浪花

稔面时的雨

□ 酆 鸿

走出钢筋水泥铸就的森林，迎接我的是久违的一望无际的麦田。本想会会这生机勃勃、茁壮成长的小麦，可她们却无精打采、有气无力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停下脚步，我心急火燎地走进麦地，端详着已长两尺多高，叶子开始发黄的小麦。只见她们将扁瘪的麦穗高高抬起，东张西望地寻觅哪怕一丁点雨的希望。

干，干，干！渴，渴，渴！小麦焦虑地发出乞求。此刻，我这才猛然想起已经俩月没下雨了，现在正值小麦稔面（曹县西北对小麦灌浆的俗称）期，最需要的是水。望着这疙蔫蔫干渴的小麦，仿佛回到二十年前那个小麦稔面期，那时身处人生灌浆期的我深陷泥潭，也渴望伸手救一把的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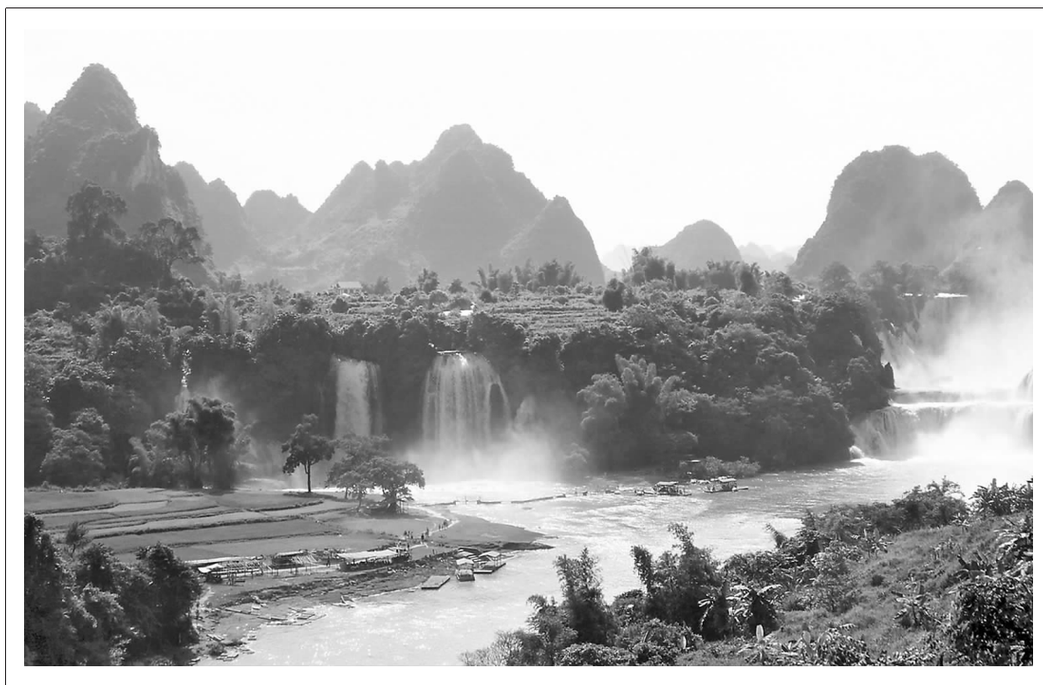
高考，走麦城，复读；复读，高考，走麦城；走麦城，复读，终上大学。熬到大学毕业等待分配工作时，我已榨干了父母的最后一点血汗，除了亲朋的债务，只剩下四壁的家了。那时就像这正稔面时干渴的小麦，多么渴望有人能扶我一把，给我碗水喝。

屋漏偏逢连夜雨。小麦稔面的时候，妻又有了身孕。闻此，一家人喜忧掺杂，喜的是添丁进口，忧的是赖以栖身的房子已到风蚀残年，经不起风雨了。多次进城问毕业工作分配的事，答复千篇一律的是让等通知；返家，面对摇摇欲坠的房屋，唉声叹气的父母，身子日渐笨拙的妻子，我有些心灰意冷。正当我万念俱灰之际，年近古稀的二大娘回老家知道我的近况后，劝说我们夫妻进城发展。进城，面对白发苍苍的二大娘，我们夫妻低头不语。作为侄儿，没有孝敬二大娘她老人家也罢了，今天反倒去熬煎累啃她老人家，于情于理都不该呀。二大娘好像看出我们夫妻的心思，“总不能砸死屋里也不动吧，咱家南边有两间闲房子，你们去了先住着。”在二大娘的一再劝说下，在二十年前小麦稔面的时候，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前杠带着三岁的女儿，后座带着妻子，开始了进军县城的历程。

忐忑不安的进城，来到二大娘家。我们夫妻立马让她把我们领进那两间旧空房。不顾舟车劳顿，我们急忙打扫起屋内的卫生来。此时，二大娘骑着三轮蹒跚着一趟趟送来了锅碗瓢盆，送来了油盐酱醋，送来了饭桌小板凳。这让刚刚进城还摸不着南北的我，心里有了着落。稔面时的雨，暴雪时的炭，望着忙碌的古稀老人，扪心自问，我有什么理由不活出人生的精彩。

那年小麦稔面时，风调雨顺，小麦丰收；我儿子，二大娘的侄孙也平安无事康健地来到人间。儿子降生后，开销大增，面对愁眉苦脸的我，二大娘托人给我找了个临时工作，使大学毕业后窘迫烦躁焦虑的我安全着陆，度过了人生的低谷。人生的低谷，正如这稔面时的小麦，要想颗粒饱满，就要下场雨。我能走出了人生的沼泽地，也是因为有二大娘，我这人生的及时雨。

人间真情



曹风

德天瀑布

汤青 摄

拆 迁

□ 孔金泉

上下班途中经过的一个小区正在拆迁，上午还是鳞次栉比的屋宇，下午就成了一片废墟。旁边一位老太太，一边暗自垂泪，一边自言自语，“我都在这里住了四十年了。”这里是茅檐低小的棚户区，街道窄到旋马，但对于老太太来说，此时此刻所有的不便都让位给了对记忆的不舍。

房子如树，时间一长就会扎下根来，随着时推月移，葳蕤四季。而我们就是这棵树上筑巢的鸟儿，啁啁啾啾，有人听着是聒噪，有人听着是美声。房子庇护了我们，我们则为房子带来了生气。碧瓦朱甍，没有人住，夏天也冷如冰窟。

我的一个同事也在这个小区住，有一次我去找他，雨水淅沥，老房子到处漏雨，下面用脸盆接着，坠如珍珠。他自嘲“留得残荷听雨声”，但脸上的表情是坦然的。习惯了，虱子也能养成宠物。他曾对我说，一想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星月的光亮透过房顶的缝隙照到脸上，就觉得幸福无比。这就是文艺控的幸福法则。拆迁了，我问他的打算。他想要一套顶楼的房子，为什么？阁楼有一个露天的阳台，可以看到星空。

“多少宫殿都作了土”，房子老了就会倾圮，自然之理。人虽然长着两条腿，但大抵都是安土重迁的人，年龄越大越是如此。所以跟老年人讲道理是很难的，“择善固执”，但这个善有时没有是非对错之分。

城市在膨胀，但膨胀的城市不能一味地摊大饼，碰触到耕地的红线就是涸泽而渔了，所以对于老城区来说，土地集约整合就成了不二之选。人上楼了，原来属于独门独户的庭院打开了栅栏，但小区的绿化上了档次，盆景换成了大山水，不失为桑榆之得。

有人说，住在鸽笼似的楼房里，“躲进小楼成一统”，邻里之间的人情就淡了，这也是实情。但放眼中国，人情社会过渡到契约社会正是大势所趋。况且人情是个选择题，哪个小区的大妈不是打成一片，关键是你有没有相向而行。

人上楼了，脚不能离地。钢铁丛林最大的善意就是那一片片新绿，它是小区的年轮，也是人间烟火的林中空地，筛下镍币，掬一抔清凉。

拆迁毕竟是掐断记忆，唏嘘感慨是免不了的，这是城市凤凰涅槃的代价。但城市的成长不等同于大拆大建，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命题。北京城墙被拆的时候，梁思成曾据理力争，但北京城墙还是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这个教训是惨痛的。延续记忆的方法不能只让它留存在故纸堆里，建筑就是看得见的历史。我觉得绍兴是个值得借鉴的例子，一边是拔地而起的城市，一边是小桥流水的画卷，徜徉其间，何须三宿桑下！

我想老太太和我的同事很快就会在城市的角落里找到“我心安处”，他们会说起曾经的房子，一边感慨，毕竟生活越来越好了。

张“老憨”脱贫记

□ 田忠华

张“老憨”不叫张“老憨”，实名叫张作全，年龄30出头，只因不爱装束，窝窝囊囊，话头不多，为人实在，被同村人戏称为“老憨”。

“老憨”6岁时父母双亡，靠着邻里的帮助，吃着百家饭长大，初中二年级没读完，就开始摆弄仅有的2亩责任田。从小无人约束，养成好吃懒做的性格。

农商银行的客户经理小王，是张村包片客户经理，到村走访、调研，对张“老憨”有些了解，不是没有劳动能力，是没有劳动的动力。小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现在实行扶贫攻坚战，这样的人是典型的扶持对象。

一日清晨，小王照常到村里走访，和张老憨聊起来，问起想不想找媳妇，想不想过好日子。张“老憨”显然来了憨劲：“哪能不想找媳妇，不想过好日子，看看这家，看看自己的收入，哪个人愿意和俺谈对象，俺也想富，可仅靠2亩地种庄稼，致富难……”“有这个想法，这就是动力，你先把家中收拾收拾，像个家的样子，再去我一个朋友那里去种蘑菇，要牢记，想富裕，是做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老憨和小王从早八点聊到十一点。

从没有拿过工资的“老憨”，打工种蘑菇半年有余挣了5000余元，而且掌握了蘑菇菌种的调配、管理等技术，家中不再那么凌乱，以往经常不理顺的茅草窝头发，经过定期修正，人不但年轻了许多，脸上有了笑容，从不爱和别人说话的“老憨”，也动不动和邻里之间开起了玩笑。就在这个时候，小王又出现了，两人交流了一个上午，当“老憨”用多年来没有写过字的手拿起笔，在2万元贷款申请合同上签上名字的时候，说话哽咽，更困难了：“我也能贷款，“懒”是富不起来的，想富要靠自己，要勤劳，贫穷就是‘懒’……”

一年后，张老憨家中房子装修一新，大红喜字贴在门口，迎新的队伍正要出发，这时的小王拿着移动终端来了，正是为了一年前的诺言，张老憨迎亲之时，就是支持“老憨”扩大蘑菇种植规模贷款核定之日，当小王通过“信E贷”系统为老憨重新建立档案，老憨重重的山东地方口音发话了：“现在我脱贫了，来年不领着同村人奔小康，我就对不起曾经关心过我的乡亲们……”

小小说

又是一年麦收季

□ 郭晓兰

曾经，提起麦收我就心惊神惧。往往这季刚过，又开始忧心下季。如今有了机械化，一天收完售完，一切有机器搞定，真好。那些说干农活快乐的人我想定然不是靠此谋生的人，而是拿它来当娱乐休闲，用偶尔的舒展活动筋骨来调剂生活。就像有人偶尔吃回玉米或高粱窝头，改换生活的口味一样。年年月月、天天餐餐窝头上桌的人定然感觉不出窝头的好来。

手工的麦季，实在累，是要命的那种。毒辣辣的太阳头上炙烤着，严严密密的武装身上素裹着，长久狸猫似的弯腰躬鞠着，看似豪气的镰刀挥舞着潇洒着，却汗雨淋漓。衣服又黏又湿地粘在身上。望一望，再望一望，急盼热望候鸟一般帮人收割的收麦人从天而降，田如太虚宽腰镰，先刈秦云卷，肩担远挑陇月残。可惜，没有。有，也雇佣不起。有的，是望不到头只望到地头的愁苦。唯一能实现的幻想，是期盼历来不紧不慢的时间过得快一些，再快一些，快些天黑或回家吃饭。好不容易熬到收割完毕，拉麦到场，累；摊晒翻腾，累；碾轧翻场，累；堆麦装麦，累；收拉回家，累；多遍晒干，累。这个累，一直持续到装仓贮藏蒙上塑料纸，才算段落告停。

我长舒一口气。亲人们和乡亲们却是开始欢快地盘算点播下季庄稼。有时候，我很是疑惑纳闷：他们怎么从来没有怨苦喊累呢？他们在干活的时候怎么能笑得出来，笑得那么开心呢？

麦收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母亲让我和两个妹妹早起去割麦。我怕得很。让割的那一块地据说有坟头，我怕那样鼓起的土堆。确切地说，是怕坟头里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蛇。割草时曾经遇到过不知某人的栖身之所爬出过，好多条，那叫一个吓人。我心里发怵，好在妹妹胆子大一些，而且地里也有了不少早起的人们。我跟在妹妹后边，探探索索地干着，时不时喊一喊来壮胆。后来，妹妹看我实在害怕，便三人齐头并进，战战兢兢中割到天明，又坚持着饥渴劳累一鼓作气收割完毕，才回家吃饭，兴冲冲地向父亲邀功似地汇报，那块地，拿下了。父亲高兴地带着绳子推车进地，哭笑不得，拿下的阵地是地紧挨相连着的三叔家的。我当场泪流满面，两个妹妹苦笑不止。母亲说，看看，看看，多没出息。我抹着止不住的眼泪犟嘴，就没出息，就哭，咋着？妹妹和父亲笑得更厉害了。

我多年求学在外，在家里做活总是蜻蜓点水，拉开的架势倒很是不小。做姐姐嘛，干活架势总要拉一拉的。可也仅仅是架势而已，装一装模作一作样罢了。妹妹从不攀多附少，总是说，她们没出息的姐姐没干惯。这一点，两个妹妹更像是姐姐。我手上偷懒，嘴上不说，心里却一直歉疚着。

高二学习的关键时期，我生了一场病，耽误了十周的课程。返校后，学习起来万分吃力，于是有了辍学的念头。怎么劝都不成。母亲看着我的坚决，不再言语，递给我一把大铁钳，去拔花柴。那时候每家每户都种棉花，地里刚下过雨不久，一切靠人工收拾。开张第一天上午，手就起了水泡，不敢说。又咬牙坚持一下午，手上的水泡变成了血泡。第二天，我背起了书包，又走出了家门，为了不再有这样的水泡和血泡，我又选择走进了课堂。

再后来，我终于考上了一个也算大学的大学。最开心庆幸的，是生命里不用再以割麦为生了，偶尔的割麦，变成了一种调剂和娱乐，于是割麦不再变得狰狞。

踏花拾锦年，枕梦求安好。日子流水样经过，一去经年。每当走在街上，看到脸上咸菜色的割麦人卖菜，可买可不买的，我多少都买一点，不论价格，为的是割麦人能早一点回家。我从心底崇敬他们。不只因为，那曾经是我，我曾经是她或他。更主要的是，他们用双手刈割了那个时代的贫穷和无奈，愁苦和忧伤，昭示了对硬梆梆冷冰冰命运的掌控和抗争。他们和万万千千劳作的可爱人们一样，每一个都无比坚韧，无上勇敢，充满着对生活和生命的无比尊重和热爱。

心香一瓣